

清代禁教與吳歷、王翬絕交公案

——來自一位海外學者的評論

The Prohibition of Christianit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Case of Wang Hui Severing
Relations with Wu Li

李傑榮

LI Jierong

作者簡介

李傑榮，廣東第二師範學院中文系講師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I Jierong,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mail: lijie563@qq.com

Abstract

Wu Li and Wang Hui were good friends, yet after they died, in Zhang Geng's *Hua zheng lu*, he falsely accused Wu Li of not returning Wang Hui's copy of Huang Gongwang's painting, causing Wang Hui to sever relations with him. The case was circulated erroneously, and badly tarred Wu Li's reputation and image. By analyz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restor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we see how the cas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hibit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Qing. As a Catholic priest, Wu Li was not accepted by some even before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Christianity came into force, and after his death, when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prohibited Christians from preaching, his descendants concealed his Catholic identity. Wang Tao ascribed the broken-off relations to Wu Li's religious beliefs; believing the painting was just an excuse. Although the case has been proven false, the defamation spread for two hundred years, and some commentators remain misguided, hence the need to re-analyze the defamation.

Keywords: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Anti-Christian movements, Wu Li, Wang Hui, broken off relations

在中國畫史上，清代王時敏、王鑑、王原祁、王翬合稱“四王”，又與吳歷、惲壽平合稱“清六家”，其中王翬和吳歷的關係淵源極為密切，同庚同里，且同出王時敏師門，終生交情不渝。但在他們逝世後，張庚《畫徵錄》誣衊吳歷借王翬所摹《陡壑密林圖》不還，兩人因此絕交，不但損害吳歷聲譽，而且誤導世人，使此事越傳越訛，如吳修指出兩人絕交，乃因吳歷從王翬處借黃公望《陡壑密林圖》真跡不還，繼而王韜、葉廷琯認為王翬與吳歷絕交，乃因吳歷入天主教，借畫不還只不過是借口而已。此事經過姚大榮、陳垣、方豪等人有力的辯誣，已證為子虛烏有之事^①，但考察整個傳訛的

^① 姚大榮 1926 年在《東方雜誌》撰文《辯〈畫徵錄〉記王石谷翬與吳漁山歷絕交事之誣》，先記王翬、吳歷均有《陡壑密林圖》臨本，辨吳歷借摹本不還事不成立，又記黃公望《陡壑密林圖》真跡的流傳，辨借真跡不還之誣，最後記吳歷和王翬晚年的書畫往來，證明兩人也未曾因人教而割席。參見姚大榮：《辯〈畫徵錄〉記王石谷翬與吳漁山歷絕交事之誣》，載《東方雜誌》（第 104 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 年，第 101-106 頁。[YAO Darong, “Differentiating and Analyzing the Defamation on the Broken-off-relations between Wu Li and Wang Hui in *Hua Zheng Lu*,” in *Dong fang za zhi*, vol. 104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12), 101-106.] 陳垣讀後致函《東方雜誌》，讚許姚大榮之卓識，並附吳歷致王翬的尺牘原件的影本及自跋一篇，據尺牘陳垣進一步斷定王翬亦“必為曾領聖洗之人”。參見陳垣：《吳漁山與王石谷書》，載《東方雜誌》（第 122 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 年，第 310 頁。[CHEN Yuan, “A Letter to Wang Shigu written by Wu Yushan,” in *Dong fang za zhi*, vol. 122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12), 310.] 1936 年，陳垣又在《輔仁學志》撰文《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年紀念》（此文 1962 年收入《吳漁山年譜》單行本時，改名為《吳漁山生平》），根據王翬致友人手札，指出借畫不還的人是顧元章。參見陳垣：《吳漁山生平》，載《陳垣全集》（第七冊），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773-801 頁。[CHEN Yuan, “Wu Yushan’s life,” in *Complete Works of CHEN Yuan*, vol. 7 (Hefei: Anhui University Press, 2009), 773-801.] 1937 年，方豪在《新北辰》發文《王石谷之宗教信仰》，在陳垣一文的基礎上，指出王翬因受吳歷尺牘勸導，晚年重新學道且頗有道名。參見方豪：《王石谷之宗教信仰》，載《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年，第 403-411 頁。[FANG Hao, “Wang Shigu’s religious belief,” in *Fang hao liu shi zi ding gao* (Taipei: Wen Hai Press, 1969), 403-411.] 同年，陳垣撰成二卷本《吳漁山先生年譜》，繫年記錄吳、王歷年書畫交往題跋等事，足證兩人至死都未曾絕交。至此，吳、王絕交之事，足證為子虛烏有之事。參見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載《陳垣全集》（第七冊），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339-392 頁。[CHEN Yuan, “Chronology of

歷史，可發現畫史上王翬與吳歷絕交的公案，與清代禁教有著極大的關係。

一、以訛傳訛的誣詆

吳歷（1632—1718）和王翬（1632—1717）同里同庚同學，交情深厚。中年後，兩個人的人生軌跡開始背離，王翬被康熙授命主持《南巡圖》大型宮廷創作，受到康熙賞識，並賜“山水清暉”四字，備受恩寵，為當時畫壇領袖，聲名盛極一時，而吳歷遠赴澳門學教，學成歸來後，入天主教會，晉升司鐸，定居上海，在嘉定等地傳教。兩人人生軌跡看似背道而行，但生前並無借畫不還、割席絕交之說，直至1722年，張庚撰寫《畫徵錄》，始記此事：

吳歷，字漁山，吳人。善山水，宗法元人，尤長大癡法。疊嶂層巒，心思獨運，而氣暈厚重沉鬱，深得王奉常之傳。漁山與石谷初為畫友，相得最深，後假去石谷所摹黃子久《陡壑密林圖》不還，遂疏。^①

據盛大士《溪山臥遊錄》記載，借畫不還確有其事，但借畫不還的人是顧元章而不是吳歷^②。張庚誣謗吳歷借畫不還，不知是因

WU Yushan,” in *Complete Works of CHEN Yuan*, vol. 7 (Hefei: Anhui University Press, 2009), 339-392.]

^① 張庚：《國朝畫徵錄》，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年，第77-78頁。[ZHANG Geng, *Guo chao hua zheng lu*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1), 77-78.]張庚《圖畫精意識》亦記：“大癡各圖皆滿茂，獨《陡壑密林圖》以清疏見長。王石谷曾臨一本，甚珍惜，後為吳漁山借去，屢索不還，遂絕交。”參見張庚：《圖畫精意識》，載《美術叢書》第三集第二輯，黃賓虹、鄧實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06-1407頁。[ZHANG Geng, “Tu hua jing yi Shi,” in *Mei shu cong shu*, vol. 3, no. 2, eds. Huang Binhong and Deng Shi (Nanjing: Jiangsu Guji Press, 1997), 1406-1407.]

^② 盛大士記其在鹿城郎際昌齋中發現王翬寫給顧元章的手札，據此手札，可知王翬將畫留在盛珍翁處候其題詠時，為顧元章借去，幾經索回而不還，十八年後，

為記憶錯位而張冠李戴，還是出於揚王抑吳的動機？當時，吳歷和王翬同為王時敏弟子，又為畫壇的傑出人物，世人習慣將兩人進行比較，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王原祁對兩人的評價：“麓台論畫，每右漁山而左石谷，嘗語弟子溫儀曰：‘近時畫手次第無人，吳漁山其庶幾乎？’儀舉石谷為問，曰：‘太熟。’又舉查二瞻為問，曰：‘太生。’蓋以不熟、不生自處也。”^①王原祁為王時敏孫，此語既出，影響極大，後人比較二者，無論同意與否，屢屢先引其語，再陳己見。張庚在記吳歷借畫不還後，接著引王原祁所言，再評價吳歷功力不及王翬一半，可見他對王原祁所論極為不滿：“麓台論畫，每右漁山而左石谷，嘗語弟子溫儀曰：‘邇時畫手，惟吳漁山而已，其餘鹿鹿不足數也。’余見漁山筆墨，功力尚未抵石谷之半，司農之有所軒輊，未免名士習氣，非衷言也。”^②

《清暉贈言》收有張庚詩，可見張庚對王翬的敬仰：“千載開絕學，百家豁堂厄。小子如望岳，嵯峨徒仰企。”^③張庚在《畫徵錄》裡先指責吳歷借畫不還，復貶其繪畫水平，認為吳歷功力不及王翬一半，明顯偏袒王翬，帶有極大的偏見。據此推測，張庚誣吳歷借畫不還可能是出於揚王翬而抑損吳歷的動機。無論出於何種原因，自張庚之後，王翬因吳歷借畫不還而絕交之事，就這樣在畫史流傳了開去，如易宗夔《新世說·仇隙》、葉衍蘭和葉恭綽《清代學者

復書此札求還。參見盛大士：《溪山臥遊錄》，載《續修四庫全書》（第 1082 冊），顧廷龍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40 頁。[SHENG Dashi, “Xi shang wo you lu,” in *Xu xiu si ku quan shu*, vol. 1082, compiled by Gu Tinglong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ress, 2002), 140.]

^① 吳歷：《吳漁山集箋註》，章文欽箋註，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第 711 頁。[WU Li, *Complete Works of Wu Yushang*, annotated and commented by ZHANG Wenqi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711.]

^② 張庚：《國朝畫徵錄》，第 78 頁。

^③ 王翬：《清暉贈言》，載《中國書畫全書》（第七冊），盧輔聖主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年，第 900 頁。[WANG Hui, “Qing hui zeng yan,” in *Zhongguo shu hua quan shu*, vol. 7, eds. LU Fusheng (Shanghai: Shanghai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Publishing House, 2000), 900.]

像傳合集》、徐珂《清稗類鈔》^①等，皆記載此事，甚至趙爾巽等人撰寫的《清史稿》，在吳歷傳記裡，也記兩人“絕交”：“（王）暈初與友善，後絕交。”^②可見張庚之後，絕交事傳播甚廣，而且世人深信不疑。

以訛傳訛，越傳越訛，日人山本梯二郎、紀成虎一對此曾言：“自瓜田（註：張庚）一倡此說，迄清朝末，藝林頗多笑柄。遂如花結子，如枝生葉，變本加厲矣。”^③到吳修那裡，就變成吳歷從王暈手中借去黃公望《陡壑密林圖》真跡不還，兩人因此絕交，而且吳修還煞有介事地還原吳歷“有師可無友”的話：

名畫何人識大癡，峰巒草木定華滋。怪他墨井山中客，
賣友公然不去師。

大癡《陡壑密林圖》在婁東畢氏，紙本立軸，上接素絹五寸許，自跋乃裝裱後補書。因山頭平滿，故題於裱絹上，其下腳一二字方寫入畫幅紙內。董思翁題引：“張伯雨語所謂‘峰巒渾厚，草木華滋’是也。”圖本王奉常物，王石谷借與吳漁山，索之數年不還。語人曰：“石谷吾友也，《陡壑密林》吾師也，去吾師不如斷吾友。”竟絕交。《畫徵錄》亦記此事，謂借石谷所摹之本，蓋未悉其始末耳。^④

^① 分別見《吳漁山集箋註》第 771 頁、第 772 頁、第 773 頁。

^②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第 13905 頁。[ZHAO Erxun, et al. *Qing shi ga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6), 13905.]

^③ 山本梯二郎等：《明末民族藝人傳》，傅抱石編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 年，第 231 頁。[Yamamoto Teijirō, et al. *Ming mo min zu yi ren chuan*, eds. and trans. FU Baoshi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8), 231.]

^④ 吳修：《青霞館論畫絕句》，《美術叢書》第二集第六輯，黃賓虹、鄧實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1058 頁。[WU Xiu, “Qing xia guan lun hua jue ju,” in *Mei shu cong shu*, vol. 2, no. 6, eds. Huang Binhong and Deng Shi (Nanjing: Jiangsu Guji Press, 1997), 1058.]

相較於張庚，吳修對吳歷的品格貶損得更为厲害，而且也開始了傳播，梁章鉅《退庵所藏金石書畫跋尾》、況周頤《眉廬叢話》、戴熙《習苦齋畫絮》、孫靜庵《棲霞閣野乘》、楊鐘義《雪橋詩話》^①等就記載了吳歷借《陡壑密林圖》真跡不還之事。在中國畫史上，歷來就有以人品定畫品的傳統，吳歷借畫不還、不惜斷友之事，為戴熙所不齒，他在《習苦齋畫絮》裡道：吳歷、王翬皆師黃公望，然而王麓台祖吳歷，張庚祖王翬，而“古人論畫先要人品高”，吳歷“假石谷所藏大癡畫不歸，遂絕交。曰‘大癡，吾師也。既有師，可無友矣。’”黃公望曾遊人家園林，聞知此乃主人以陰謀奪取所得，遂拂衣而去，想以黃公望人品，“豈肯收乾沒書畫之門人哉！”所以戴熙最後道：“吾師石谷矣。”^②

吳修還有一件事也與吳歷、王翬有關，或可從中探討吳修此舉的動機。吳歷八十一歲時曾手札致王翬，手札原件縱九寸一分，橫三寸一分，現藏於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後收入《上野有竹齋集中國書畫圖錄》、內藤虎《清朝書畫譜》。1930年1月陳垣曾在《東方雜誌》第27卷第2號上刊出《吳漁山與王石谷書》一文，文中所附圖片即為此尺牘影印件（圖1），錄文如下：

^① 分別參見：梁章鉅：《退庵所藏金石書畫跋尾》，載《中國書畫全書》（第九冊），盧輔聖主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第1106頁。[LIANG Zhang ju, “Tui an suo cang jin shi shu hua ba wei,” in *Zhongguo shu hua quan shu*, vol. 9, eds. LU Fusheng (Shanghai: Shanghai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Publishing House, 2000), 1106.]; 況周頤：《眉廬叢話》，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2-103頁。[Kuang Zhou yi, *Mei lu cong hua* (Taiyuan: Shanxi Guji Press, 1995), 102-103.]; 戴熙：《習苦齋畫絮》，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十四冊），第207頁。[DAI Xi, “Xi ku zhai hua xu,” in *Zhongguo shu hua quan shu*, vol. 14, eds. LU Fusheng (Shanghai: Shanghai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Publishing House, 2000), 207.]; 孫靜庵、李岳瑞《棲霞閣野乘 悔逸齋筆乘》，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4頁。[SUN Jing an and LI Yuerui, *Qi xia ge ye sheng & Hui yi zhai bi sheng* (Taiyuan: Shanxi Guji Press, 1997), 144.]; 楊鐘義：《雪橋詩話三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頁。[YANG Zhongxi, *Xue Qiao shi hua san ji* (Beijing: Beijing Guji Press, 1991), 10.]

^② 戴熙：《習苦齋畫絮》，第207頁。

憶在蘇堂相會，計有二十餘年。人生幾何，達闕如是。仰惟先生之名與智，傑出於眾，但百年一著，為之備否？若得今忘後，得地失天，非智也。為君計之，朝斯夕斯，省察從稚至老，纖慝無遺。蓋告解時□心吐露而願改，解後補贖得嚙，虔領耶穌聖體，兼領聖寵，以增神力，即有升天之質。此乃第一要務，幸勿為絮瑣。托筆代面，諸不宣。清暉先生有道半我。同學弟吳歷頓首。^①

“□心”為缺字，當為“傾心”或“盡心”。在手札中，多涉天主教語，“告解”、“領聖體”乃天主教七聖事其中之二；“補贖”指教徒在究明對天主所犯罪過後所採取的贖罪辦法；“神力”指由聖神所賦予的領受天主聖寵的能力；“半我”出自利瑪竇所撰《交友論》：“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當視如己焉。友之與我，雖有二身，二身之內，其心一而已。”^②認為朋友即“我之半”、“第二我”，視之如己，二身而一心。吳修在道光年間，曾輯集清初至道光六百餘家、七百餘書札，精工摹刻成《昭代名人尺牘》一書，其中收有吳歷此札（圖2），但與原文出入極大：

在蘇相會，二十餘年。人生幾何，達闕如是。仰惟先生之名與智，傑出於眾，但百年一著，為之備否？此第一

^① 原牘藏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後收入《上野有竹齋集中國書畫圖錄》、內藤虎《清朝書畫譜》。尺牘影印件為陳垣《吳漁山與王石谷書》一文配圖，可見《東方雜誌》（第122冊），第310頁。尺牘釋讀可參見吳歷：《吳漁山集箋註》，第526頁。

^② 利瑪竇：《交友論》，載《天學初函》（第一冊），吳相湘、方豪編，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5年，第300頁。[Matteo Ricci, “On friendship,” in *Tianxue chu han*, vol. 1, eds. WU Xiangxiang and FANG Hao (Taipei: Taiwan Student Book Company, 1965), 300.]

要務，幸勿為絮瑣。托筆代面，諸不宣。清暉先生有道。

同學弟吳歷頓首。^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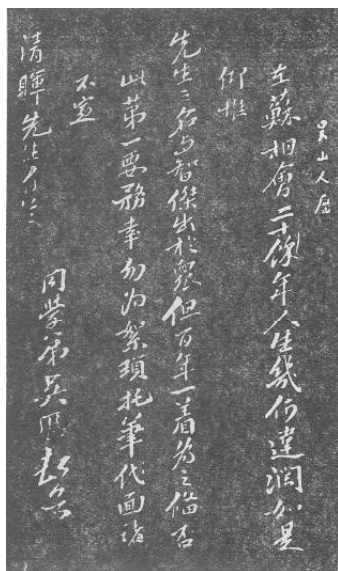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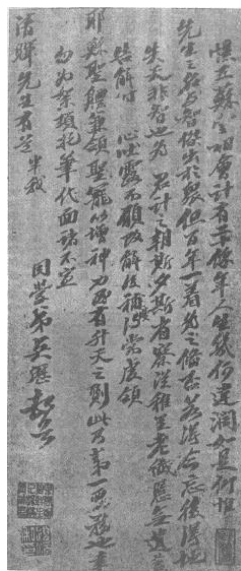


圖 1：吳歷致王暉尺牘原件影本（圖片來自陳垣《吳漁山與王石谷書》一文配圖，可見《東方雜誌》（第 122 冊），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 年，第 310 頁）

圖 2：吳修《昭代名人尺牘》所收吳歷致王暉尺牘影本（圖片來自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台灣學生書局，1969 年，第 411 頁）

在原手札裡，吳歷先敘舊情，再相勸王暉重新學道，省察、告解，補贖得償後以領聖體聖寵、增神力。但吳修在摹刻該札的時候卻將有關教理的句子刪得一句不剩，吳歷本意也被歪曲了。方豪對

^①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第 379 頁。
[FANG Hao, *Zhongguo tianzhu jiao shi ren wu chuan* (Beijing: Religious Culture Press, 2007), 379.]

此十分氣憤，責問道：“但雖經刪節，而‘百年一著為之備否？’云云，幸尚保存！試問若非出於宗教上原因，如此質詢直等於問石谷是否已備靈柩？已置墓地？豈不唐突？又如何能稱為‘第一要務’？”^①

由此，不難推測吳修誣謗之本意，實出於吳歷入天主教會的原因。吳歷入教傳教期間，正是西教在中土的繁榮期，但生前數年，因為天主教與中國朝廷的禮儀之爭，引起廣大中國士人的反教、仇教，甚至自康熙以後，歷代皇帝皆實行禁教政策，天主教因此成為眾矢之的。吳歷天主教司鐸的身分，使他身後遭到了嘲諷和排斥，吳修不但將手札中有關教理的句子全部刪除，而且將吳歷借去不還的繪畫由王翬《陡壑密林圖》摹本傳訛成黃公望《陡壑密林圖》真跡，也就不難理解了。而且，從吳修論畫絕句的語氣和態度來猜測，他刪除手札中與天主教相關的語句，顯然不是為了避諱，而是出於排斥、憎惡的心理。

自吳修將絕交事傳訛後，葉廷琯、王韜進一步將兩人絕交的原因直接歸之於吳歷入耶穌教。葉廷琯《鷗陂漁話》卷一《吳漁山入耶穌會》：

漁山與石谷同邑，相友善，而畫亦相埒。惟漁山老年好用西洋法作畫，雲氣綿渺凌虛，迥異平日。相傳其後竟從西教，故有浮海不歸之說，然無確證也。故友王潤甫汝玉，昔嘗語予云：昭文張約軒通守元齡，曾得楊西亭所寫漁山小象，出以索題，上有上海徐紫山（註：應為“珊”）跋云：“余嘗於邑之大南門外，所謂天主教墳者，見臥碑有‘漁山’字，因剔叢莽視之，乃知即道人埋處。命工扶植之，碑中間大字云‘天學修士漁山吳公之墓’，兩邊小

^①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379頁。

書云‘公諱歷，聖名西滿，常熟縣人。康熙二十一年入耶穌會，二十七年登鐸德，行教上海、嘉定。五十七年，在上海卒於聖瑪第亞瞻禮日，壽八十有七。康熙戊戌季夏，同會修士孟由義立碑’。蓋道人入彼教久，嘗再至歐羅巴，故晚年作畫好用洋法，西亭此像，作於辛酉，其時猶未入教也。”余憶張浦山《畫徵錄》，稱石谷因漁山借其所摹大癡畫不還，遂與絕交。今觀此事，知石谷之絕交，蓋因漁山入彼教，而非為借畫不還。石谷事親至孝，人品本高，舊交割席，不忍顯言，特假細事為藉口耳。^①

葉廷琯據徐紫珊畫跋所記吳漁山碑文，認為張庚《畫徵錄》記載吳、王絕交的原因不確，實際上是因為吳歷入耶穌教，所以王翬才與之絕交，但因王翬人品高潔，與舊交割席，不忍顯言，故以借畫不還為藉口。可見，在葉廷琯看來，入耶穌教，且為教中司鐸，到處傳教，這是一件令人非常羞恥的事，較借畫不還更不堪。王韜《瀛壖雜誌》也襲此說：“張浦山《畫徵錄》稱石谷因漁山借其所摹大癡畫不還，遂與絕交，人疑石谷友誼敦篤，未必因此細事遽爾割席。逮觀徐紫珊所跋，始知漁山於後果入西教，則石谷之絕交非無由也……一入彼教便爾齒冷甚矣，晚節末路之難也。”^②王翬友誼敦篤，吳歷借畫不還尚不至於與之割席絕交，但吳歷入西教，那“絕交非無由也”。王韜以“齒冷”、“晚節末路之難”來評論吳歷入天主教，可見時人對此鄙視嘲諷之甚。

^① 葉廷琯：《鷗陂漁話》，載《清代筆記叢書》（第三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第2717頁。[YE Tingguan, "Ou bei yu hua," in *Qing dai bi ji cong kan*, vol. 3 (Jinan: Qilu Press, 2001), 2717.]

^② 王韜：《瀛壖雜誌》，載《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第三十九輯，沈雲龍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233-234頁。[WANG Tao, "Ying ruan za zhi," in *Jin dai zhongguo shi liao cong kan*, vol. 1, no. 39, eds. SHENG Yunlong (Taipei: Wen Hai Press, 1969), 233-234.]

翁同龢曾為吳歷辨解，認為兩人疏闊，是因為兩人志向殊途，假畫不還事，乃後人附會。然而李詳認為翁同龢還沿襲借畫不還舊說，是因為他未曾見徐紫珊此跋：“紫珊此跋，葉調生《鷗陂漁話》，王紫詮《瀛壖雜誌》共載之，以為石谷與漁山絕交以此。翁叔平先生題漁山為石谷畫留耕圖小象第二首云：‘意在歐羅西海邊，漁山蹤跡等雲煙。題詩豈解留耕趣，荒卻桃谿數畝田。’自注：‘漁山晚奉景教，浪遊不歸。其志與先生殊途，其假畫事，乃後人附會耳。’叔平先生未見紫珊此跋，故猶用舊說。”^①吳修因為吳歷入耶穌教，不但將摹本傳訛成原本，而且將致王翬的手札中涉及教理的語句刪得乾乾淨淨，及至葉廷琯、王韜、李詳等人，更將絕交的原因歸之於此，可見時人對吳歷入西教反應之大。這與天主教被清政府禁教和士人的牴觸嫌忌的歷史背景有關。

二、禮儀之爭與清代禁教^②

吳歷因入天主教而受到攻訐、誣詆，與明末及清代的民間非教和朝廷禁教有關。天主教傳入中國後，由於中西文化的差異，天主教教義與中國傳統習俗產生了牴觸和衝突。明末利瑪竇入華後，極力調和基督教教理與中國傳統習俗的矛盾，注重順應傳統文化習俗，極力糅和孔孟之道、敬天祭祖思想於教義之中，如引徵儒家經

^① 李詳：《藥裏慵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1頁。[LI Xiang, *Yao guo yong tan* (Nanjing: Jiangsu Guji Press, 2000), 71.] 翁同龢詩及小註，可參見翁同龢：《翁同龢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47頁。[WENG Tonghe, *Weng Tonghe shi ji*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ress, 2009), 247.]

^② 本節主要參考文獻：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FANG Hao, *Zhong xi jiao tong sh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張力、劉鑑唐：《中國教案史》，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ZHANG Li and LIU Jiantang, *Zhongguo jiao an shi*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7).] 周燮藩：《中國的基督教》，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ZHOU Xiefan, *Zhongguo de jidu jiao*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97).] 李寬淑：《中國基督教史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Lee Kung Suk, *Zhongguo Jidu jiao shi lue*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1998).]

典中的“天”和“上帝”，認為這就是西方崇奉的“天主”；對祭天、祀祖、拜孔等禮節習俗，持寬容態度，聽任教徒奉行，並不視為偶像崇拜和迷信，從而減少傳教的阻力，獲得了成效。但利瑪竇逝世後，義大利龍華民執掌中國天主教教務，視祭天、祀祖、拜孔等儀式為迷信活動，禁止教徒參加，從而引起中國社會人士的反感，南京禮部侍郎沈淮因此三次向明神宗上疏，士大夫如虞淳熙、林啟隆、鐘始聲、鄒維璉、許大受等人，也紛紛著書，指責天主教“暗傷王化”，“誣妄先師”，“斬祖先之祀，亂秉彝之倫”，“左道惑人”，從而掀起非教風潮。1616年明神宗頒下禁教之令，非教風潮此後也連綿不斷。此則為“南京教案”。

清初，湯若望通過進呈天文儀器、圖書、曆法等獲得順治帝的信任，執掌欽天監，從而引起新舊曆法之爭。官員吳明烜首先發難，楊光先起而響應，攻擊天主教教義和西洋曆法謬誤，並聯合鰲拜等反教勢力，使曆法之爭上升到政治鬥爭，湯若望等人被拘捕，各省教士也被拘禁候處，這就是明清天主教傳教史上第二次大教案：“曆獄”。在這場“曆獄”中，楊光先不但在《不得已》一書中稱：以亞當為人類元祖，把中國人變成西洋人的子孫，傳教也無非是謀我中國。這使得朝野人士因此而仇恨傳教士，而且楊光先在《請誅邪教狀》中，把天主教定性為白蓮教、聞香教等一類的邪教。這也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巨大的反教風潮。

1699年，由康熙授意，南懷仁等人上書陳冤，平復了“曆獄”一案。此後，南懷仁再次通過介紹傳播自然科學和技術知識的手段，深受康熙賞識，天主教的傳教活動也取得極大的進展，天主教因此得以重振，在1664年至1701年不到40年的時間裡，受洗教徒幾乎增加了一倍。然而就在這時期，教會內部卻發生了內訌，內訌的焦點是天主教中的多明我派、法蘭西斯克派與耶穌會派神學思想的衝突和矛盾，並由此而引發“禮儀之爭”。“禮儀之爭”進一步導致中國士人的仇教和康熙政策的轉變，自此開始了長達一個半世紀之

長的禁教。“禮儀之爭”主要是中國傳統文化習俗和天主教教理的矛盾，並日趨激化和複雜化。1704 年教宗發佈七條禁令：一、禁用“天”、“上帝”而用“天主”，教堂不許懸掛“敬天”匾額；二、教徒禁止祭祖拜孔；三、入教官員不得入孔廟行禮；四、教徒不許入祠堂行禮；五、無論在家裡，或上墳，或遇弔喪之事，俱不得行禮；六、遇別教之人行禮，只得一旁站立；七、教徒家中不得留祖宗牌位。這些禁令無疑是對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和儒家宗法制度的否定和挑戰，所以傳到康熙處，引來了極大的反彈。教宗因此作出了退讓，在 1715 年頒佈通諭，宣布傳教士不得重提禮儀問題，卻同時要求在華傳教士必須宣誓遵守前令。康熙認為這是干涉中國內政，於是在 1717 年下旨禮部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教。禮儀之爭使康熙改變過去的寬容態度，轉而實施禁教政策，此後雍正、乾隆、嘉慶三朝，皆實行更為嚴厲的禁教政策，自此天主教失去了在華合法傳教的政治條件。各地方官員見皇帝禁教態度堅決，紛紛採取反教行動，在這一百多年裡，教堂或被毀廢或改為他用，傳教士、教徒被迫害、懲罰、驅逐的案件也時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傳教士不得不採取更為隱秘的方式傳教，越來越像地下活動的秘密會社，乃至於雍正在《聖諭廣訓》裡中將天主教與白蓮教同列，坐實了楊光先的邪教說。而且，私人內地傳教者，以及家藏教會經本、十字架者，一律處以極刑。

官方的禁教，以及士大夫的非教、反教，尤其是最高統治者將之定性為邪教，都給天主教帶來了極大的負面的影響。在“禮儀之爭”中，羅馬教宗關於拜孔的禁令，也使得天主教自絕於智識階級，因為學童入學固須參拜孔子，進士、舉人、生員逢初一、十五亦須入孔廟行禮，智識階級因此不屑入教，最終入教者多為愚夫愚婦。儒家與天主教徒也因此變成二元對交的身分，要成為天主教徒，就得放棄儒家身分，兩者無法再兼容。而祭祖的禁令，也使得天主教自絕於中國國民之外，因為教徒禁止入祠堂行禮，與怙惡不悛的子

孫同受割譜的懲處，在重視孝道倫理的中國社會裡，天主教徒被視之為夷狄。在晚清，甚至出現影響深遠的一個口號：“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中國人”，基督徒與中國人成為對立衝突的兩種身分，互不相容，入基督教，被視為一種叛國的行為。諸此種種，使得傳教士和教徒遭到世人的鄙視、迫害的對待。當時世人無不以“洋教”、甚至“邪教”視教會，亦以“非我族類”視教徒，一旦教徒與非教徒不睦，即稱之為“民教不安”，將教徒與國民對立並稱。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吳歷因天主教司鐸的身分，在後世遭到牴觸和誣謗也就不難理解了。而且，吳歷入教傳教時，天主教正處於發展繁榮期，但在當時，天主教徒吳歷同樣遭受到不解和忌嫌。

三、天主教徒吳歷

吳歷幼時學儒於陳瑚，在喪母后的十餘年裡，又與蘇州興福庵禪僧默容、證研、聖予交好，有“客舍三年半在僧”之句，四十歲後才逐漸專注於天主教。1680年隨天學師柏應理至澳門，在三巴靜院學道，1682年在杭州入耶穌會為修士，次年再次自澳門返回江南後，以天學師的身分在上海、蘇州、常熟等地傳教，曾一度擔任蘇州天主堂的傳教會長，並於1688年晉升為司鐸，後1691-1708年間作為嘉定東堂的管堂司鐸，常駐其地，後又再度返回上海，度過了人生最後的時光。

從學道到修道再到傳道，吳歷度過了人生最後三十幾年的光陰。幸運的是，這三十幾年正處於“曆獄”和“禮儀之爭”兩大致案之間，此時，傳教士受到康熙重視，天主教得以重振，但在當時，吳歷這種行為還是驚世駭俗。雖然有人如宋實穎、尤侗等表示理解，但也遭受到不解和牴觸，宋實穎在《三巴集序》中謂吳歷“近復留心心學，優遊自足。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任風波震盪

而天君泰然。此《三巴集》之所以作也。”“天君”即心，“風波震盪”即指吳歷所承受的巨大的社會壓力。

吳歷學詩於錢謙益，但錢謙益始終抵拒天主教，當時常熟天主教傳道員何世貞著《崇正必辯》自序：“余自奉教以來，指余為迂者認之為迂，獨謂余崇奉邪教則必便便焉辯論不休”^①。可見時人以奉教為迂者，以天學為邪教。惲壽平與王翬、吳歷有不少的共同朋友，遊歷之地亦多相同，但惲壽平與王翬為生死之交，卻無與吳歷交流酬唱的文字記載，有一則畫跋還疑為貶損吳歷繪畫：“某公詩，吳生畫，如五十婦人修察其容，自以為姣好當門，而人視之，已憔悴甚矣。”^②時人多以“吳生”指稱吳歷，如宋琬“吳生大雅人，清姿如野鶴”，許之漸“王子留真跡，吳生亦擅場”，顧文淵“吾曹碌碌昧物慾，墨井吳生稱疾足”，當中的“吳生”皆指吳歷，那惲壽平此跋中的“吳生”極可能指的也是吳歷。惲壽平如此貶損吳畫，是出於宗教信仰的不同。利瑪竇在華傳教，因為佛教教理與天主教教理多有相悖，所以依附儒教而排斥佛教，“專以闢佛為事”，明清間佛教與天主教互為攻訐和爭辯。吳歷入教前與默容等禪僧交好，入教後，不再與僧侶交往，且嚴闢佛老，《次韻雜詩七首》其三有句“忻見官除妄，絕無衲叩扉”，心喜江寧巡撫湯斌毀蘇州府城五通祠；《讀古雜詩十首》，其二《秦皇》批判秦始皇迷信神仙、其四《梁武》批判梁武帝昏聩佞佛、其八《狄梁公》詠狄仁傑毀淫祠及傅奕請禁釋教，皆借詠史事而嚴闢佛老。而惲壽平與佛教的因緣極深，明清交替時，與父親惲日初在戰亂中失散，入僧寺落髮，其父在抗清兵敗後也削髮為僧，尋得惲壽平後歸故里，仍堅持穿僧服講

^①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179頁。[XU Zongze, *Ming qing jian yesu hui shi yi zhu ti yao*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10), 179.]

^② 惲壽平：《甌香館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第245頁。[YUN Shouping, *Ou xiang guan ji* (Hangzhou: Xiling Seal Engraver's Society Publishing House, 2012), 245.]

學以終，而惲壽平也曾抄寫《華嚴經》後立下十條誓願，並落款“辛丑歲夏四月初十弟子惲格立願”^①。惲壽平詆毀吳畫，應緣於此。再如許之漸與吳歷交好，但他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對吳歷皈依天主教不能理解，晚年與吳歷蹤跡遂疏，此即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也。諸此種種，足見吳歷生前就因入教而遭受到種種不解和壓力。

現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墨井畫跋》，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吳歷逝後一年）陸道淮飛霞閣刻本^②，上面有署名“白門逸民”的手批，有時評吳歷畫跋“非名手不能，非識者不知”、“此是佳語，不可多得”，但有時又出語相譏吳歷從學天主教，畫跋文理不通，作畫“竟欲與大癡爭勝，多見其不知量也。”從數則批語來看，白門逸民應是懂畫之人，但因為吳歷天主教徒的身分，又損詆其畫，充滿嘲弄的意味，甚至以惡語詛咒吳歷“老而不死”。《墨井畫跋》第六十九則：“墨井道人年垂五十，學道於三巴，眠食第二層樓上。觀海潮度日，已五閱月於茲矣。憶五十年看雲塵世，較此物外觀潮，未覺今是昨非，亦不知海與世孰險孰危。索筆圖出，具道眼者，必有以教我。”白門逸士於“學道於三巴”旁手批道：“前數則尚無形跡，此則又發邪說矣。”又於此則末後批道：“觀此見此公若四十餘歲而死，為幸多矣。乃老而不老，沉湎於邪教者卅餘年，古人有以大壽為不幸者，於此公益信。”^③《墨井畫跋》後附有張鵬翀、陸道淮兩跋，在張鵬翀跋語後批道：“張宮詹必不知其為天主教之徒，

^① 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491-493頁。[PEI Jingfu, *Zhuang tao ge shu hua lu* (Beijing: Academy Press, 2006), 491-493.]

^② 此書現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066冊），後由章文欽把白門逸民的手批語摘錄入《吳漁山集箋註》。白門逸民，生平不詳，白門為金陵（南京）別稱，此人可能是雍正、乾隆年間南京的反教士大夫。

^③ 吳歷：《墨井畫跋》，載《續修四庫全書》（第1066冊），顧廷龍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6頁。[WU Li, “Mo jing hua ba,” in *Xu xiu Si ku quan shu*, vol. 1066, compiled by GU Tinglong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ress, 2002), 206.]

但賞其畫而已。”^①在陸道淮跋語後又批道：“陸道淮若愛其師，必將天主教一切邪說芟除淨盡，乃存而不棄，吾恐其衣鉢相傳，亦非佳士也。白門逸民識。”^②

其實陸道淮在整理刊刻吳歷遺作時，已經刪去部分與天主教相關的內容了。吳歷生前編定自己的詩集《寫憂集》（南開大學圖書館藏），余懷為之作序，序中有“吳子漁山，學道人也”句，1719年，吳歷逝世一年後，也即康熙下令禁教後的第三年，師事吳歷、王翬的畫家陸道淮，把墨井詩歌、《三巴集》和《墨井畫跋》合編，統名《墨井詩鈔》刊刻時，卻將此句刪去，因為明末清初“學道人”是對天主教士或教徒的一種稱呼，同時刪去的還有《三巴集》中與天主教有關的《聖學詩》八十二首^③，通過這種刪改來隱諱吳歷的身分，隱瞞吳歷和天主教的關係。吳歷死後，禁教益嚴，入教經歷為史家所隱諱，李扶《墨井集序》對此記道：“先生之所重，要惟真道。故既識之，決計遵之。不便遵於家則棄家，不獲遵於里則去里。求之遐域，傳之遠方。而蘇州、琴川等《志》，偏為隱諱，謂先生晚年浮海，不知所之。夫撰志者果未知之耶？殆以先生為愚，故立意諱之耳。”^④可見吳歷入教，為時人及後世所避諱，為完美其歷史形象，不惜以“史家筆”記其浮海不歸，隱瞞和美化這段歷史。

結語

自張庚之後，在清代禁教的歷史背景下，吳歷因為入天主教，且身為司鐸，在江南傳教，使王、吳絕交事一再發酵，越傳越訛，

^① 吳歷：《墨井畫跋》，載《續修四庫全書》（第1066冊），第207頁。

^② 同上。

^③ 吳歷作品的輯集及源流，可參見陳垣：《墨井集源流考》，載《陳垣全集》（第七冊），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535-539頁。[CHEN Yuan, "Identification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o jing ji*," in *Complete Works of CHEN Yuan*, vol. 7 (Hefei: Anhui University Press, 2009), 535-539.]以及章文欽《吳漁山集箋註·前言》，載《吳漁山集箋註》，第10-12頁。

^④ 吳歷：《吳漁山集箋註》，第28頁。

誣詆幾乎傳訛成真，原因也再次出現新的版本。方浚嶺將借畫不還與雲遊海外的傳言合而為一：“吳歷號漁山，常熟人，與石谷為畫友，相得益深，相處最久，攜石谷所藏黃子久《陡壑密林圖》，雲遊四海，終竟不知所之。”^①程造之在 1935 年發文《婁東派畫人四王惲吳概論》，在談及吳、王絕交事，道：“有謂王、吳絕交，一說因兩人畫派之歧視，未能詳考然。”^②認為王翬窮盡唐宋元歷代畫奧，鎔諸家之長於一爐，在清六家造化最大，而吳歷即獨具風格，部分作品規模雖在王時敏、王原祁繩準之間，但神韻卻超出四王法度之外，又受西洋畫法影響，曾言“我之畫不取形似，不落窩臼”，所以“他中年後曾與王石谷絕交，也為了恐染了石谷習氣的緣故，可知他的不落窩臼是真的。”^③

經過姚大榮、陳垣、方豪等人的辨誣，王、吳絕交一事已證為子虛烏有之事，但這個傳了兩百多年的誣謗，似已在畫史留下了一道難以抹去的污跡，而且還在不斷尋求新的答案來解釋絕交的原因，可見影響之深遠。這一切，雖由張庚發其端，吳修推其瀾，葉廷琯、王韜進而將吳歷陷入幾不能翻身之境地，但究其因，最根本還是因為清代禁教和吳歷的宗教信仰的問題，從而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對吳歷的人品聲譽和畫史形象造成極大的損害，正如日人山本悌二郎、紀成虎一所言：“瓜田（註：張庚）一語之妄，傷人誤世，亦久矣哉。”^④時至今日，仍有被誤導者，所以，對此誣詆再作辨明，是有必要的。

^① 方浚嶺：《夢園書畫錄》，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十二冊），第 301 頁。[FANG Junze, “Meng yuan shu hua lu,” in *Zhongguo shu hua quan shu*, vol. 12, eds. LU Fusheng (Shanghai: Shanghai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Publishing House, 2000), 301.]

^② 程造之：《婁東派畫人四王惲吳概論》，載《江蘇研究》，1935 年第 5 期，第 1 頁。[CHENG Zaozhi, “Introduction about the Six Masters of Painting School of Loudong,” *Jiangsu yan jiu*, no. 5 (1935): 1.]

^③ 同上，第 7 頁。

^④ 山本悌二郎等：《明末民族藝人傳》，第 235 頁。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 陳垣：《吳漁山生平》，載《陳垣全集》（第七冊），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CHEN Yuan. “Wu Yushan’s life.” In *Complete Works of CHEN Yuan*, vol. 7. Hefei: Anhui University Press, 2009.]
- 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載《陳垣全集》（第七冊），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CHEN Yuan. “Chronology of WU Yushan.” In *Complete Works of CHEN Yuan*, vol. 7. Hefei: Anhui University Press, 2009.]
- 陳垣：《墨井集源流考》，載《陳垣全集》（第七冊），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CHEN Yuan. “Identification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o jing ji*.” In *Complete Works of CHEN Yuan*, vol. 7. Hefei: Anhui University Press, 2009.]
- 陳垣：《吳漁山與王石谷書》，載《東方雜誌》（第122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第310頁。[CHEN Yuan. “A Letter to Wang Shigu written by Wu Yushan.” In *Dong fang za zhi*, vol. 122.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12.]
- 程造之：《婁東派畫人四王惲吳概論》，載《江蘇研究》1935年第5期，第1-7頁。[CHENG Zaozhi. “Introduction to the Four Masters of the Loudong School of Painting.” In *Jiangsu yan jiu*, no. 5 (1935): 1-7.]
- 戴熙：《習苦齋畫絮》，載《中國書畫全書》第十四冊，盧輔聖主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Dai Xi. “Xi ku zhai hua xu.” In *Zhongguo shu hua quan shu*, vol. 14, eds. LU Fusheng. Shanghai: Shanghai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Publishing House, 2000.]
- 方豪：《王石谷之宗教信仰》，載《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403-411頁。[FANG Hao. “Wang Shigu’s religious belief.” In *Fang hao liu shi zi ding gao*. Revised and Edited by FANG Hao. Taipei: Wen Hai Press, 1969.]
-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FANG Hao. *Zhongguo tianzhu jiao shi ren wu zhuan*. Beijing: Religious Culture Press, 2007.]
-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FANG Hao, *Zhong*

- xi jiao tong sh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方浚頤：《夢園書畫錄》，《中國書畫全書》（第十二冊），盧輔聖主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FANG Junze. *Meng yuan shu hua lu*. In *Zhongguo shu hua quan shu*, vol. 12. Edited by LU Fusheng. Shanghai: Shanghai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Publishing House, 2000.]
- 況周頤：《眉廬叢話》，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Kuang Zhouyi. *Mei lu cong hua*. Taiyuan: Shanxi Guji Press, 1995.]
- 利瑪竇：《交友論》，載《天學初函》（第一冊），吳相湘、方豪編，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5年。[Ricci, Matteo. "On friendship." In *Tianxue chu han*, vol. 1. Edited by WU Xiangxiang and FANG Hao. Taipei: Taiwan Student Book Company, 1965.]
- 梁章鉅：《退庵所藏金石書畫跋尾》，載《中國書畫全書》（第九冊），盧輔聖主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LIANG Zhangju. "Tui an suo cang jin shi shu hua ba wei." In *Zhongguo shu hua quan shu*, vol. 9. Edited by LU Fusheng. Shanghai: Shanghai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Publishing House, 2000.]
- 李詳：《藥裏情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LI Xiang. *Yao guo yong tan*. Nanjing: Jiangsu Guji Press, 2000.]
- 李寬淑：《中國基督教史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Lee Kung Suk. *Zhongguo jidu jiao shi lue*.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1998.]
- 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PEI Jingfu. *Zhuang tao ge shu hua lu*. Beijing: Academy Press, 2006.]
- 山本梯二郎等：《明末民族藝人傳》，傅抱石編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年。[Yamamoto Teijirō, et al. *Ming mo min zu yi ren chuan*.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FU Baoshi.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8.]
- 孫靜庵、李岳瑞：《棲霞閣野乘 悔逸齋筆乘》，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SUN Jingan and LI Yuerui. *Qi xia ge ye sheng & Hui yi zhai bi sheng*. Taiyuan: Shangxi Guji Pree, 1997.]
- 王翬：《清暉贈言》，載《中國書畫全書》（第七冊），盧輔聖主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WANG Hui, ed. "Qing hui zeng yan." In *Zhongguo shu hua quan shu*, vol. 7. Edited by LU Fusheng. Shanghai: Shanghai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Publishing House, 2000.]
- 翁同龢：《翁同龢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WENG Tonghe.

- Weng Tonghe shi ji*.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ress, 2009.]
- 吳歷：《墨井畫跋》，《續修四庫全書》（第 1066 冊），顧廷龍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WU Li. “Mo jing hua ba.” In *Xu xiu Siku quan shu*, vol. 1066. Edited by Gu Tinglong.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ress, 2002.]
- 吳歷：《吳漁山集箋註》，章文欽箋註，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WU Li. *Complete Works of Wu Yushan*. Annotated and commented by ZHANG Wenqi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 吳修：《青霞館論畫絕句》，《美術叢書》第二集第六輯，黃賓虹、鄧實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年。[WU Xiu. “Qing xia guan lun hua jueju (Quatrains Commenting on Paintings of Qing Xia Guan).” In *Mei shu cong shu* (A Series of the Fine Art), vol 2, no. 6. Edited by Huang Binhong and Deng Shi. Nanjing: Jiangsu Guji Press, 1997.]
- 王韜：《瀛壖雜誌》，載《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第三十九輯，沈雲龍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年。[WANG Tao. “Ying ruan za zhi.” In *Jin dai zhongguo shi liao cong kan*, vol. 1, no. 39. Edited by SHENG Yunlong. Taipei: Wen Hai Press, 1969.]
-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 年。[XU Zongze. *Ming qing jian yesu hui shi yi zhu ti yao*.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10.]
- 姚大榮：《辯〈畫徵錄〉記王石谷輩與吳漁山歷絕交事之誣》，載《東方雜誌》第 104 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 年。[YAO Darong. “Differentiating and Analyzing the Defamation on the Broken-off-relations between Wu Li and Wang Hui in *Hua Zheng Lu*.” In *Dong fang za zhi*, vol. 104.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12.]
- 葉廷琯：《鷗陂漁話》，載《清代筆記叢書》（第三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 年。[YE Tingguan. “Ou bei yu hua.” In *Qing dai bi ji cong kan*, vol. 3. Jinan: Qilu Press, 2001.]
- 楊鍾義：《雪橋詩話三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 年。[YANG Zhongxi. *Xue Qiao shi hua san ji*. Beijing: Beijing Guji Press, 1991.]
- 惲壽平：《甌香館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 年。[YUN Shouping. *Ou xiang guan ji*. Hangzhou: Xiling Seal Engraver’s Society Publishing House, 2012.]
-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ZHAO Erxun, et al. *Qing*

shi ga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6.]

張庚：《圖畫精意識》，載《美術叢書》第三集第二輯，黃賓虹、鄧實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ZHANG Geng. “Tu hua jing yi shi.” in *Mei shu cong shu*, vol 3, no. 2. Edited by Huang Binhong and Deng Shi. Nanjing: Jiangsu Guji Press, 1997.]

張庚：《國朝畫徵錄》，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年。[ZHANG Geng. *Guochao hua zheng lu*.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1.]

張力、劉鑑唐：《中國教案史》，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ZHANG Li and LIU Jiantang. *Zhongguo jiao an shi*.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7.]

周燮藩：《中國的基督教》，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ZHOU Xiefan. *Zhongguo de jidu jiao*.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97.]